

WAS IST GLOBALISIERUNG?

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

「全球化」在冷戰結束後漸漸成為一個閃亮的字彙，但「全球化」意味著什麼？在它的旗幟下，工會、政治或國家都趨於式微，跨國企業可以自行決定哪裡是投資地，哪裡是生產地，哪裡又是納稅地和居住地。於是企業盈餘增加了，工作機會和國家稅收卻減少了，社會福利甚至國力無形中受到嚴重損害。

如果我們的未來，是「全球化」的失敗者支付所有開支，而其勝利者獲得夢寐以求的利益……

「全球化」的危機正橫在我們面前。

貝克 Ulrich Beck／著 孫治本／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港台書室

O P E N

F113
20013

1 / 15

WAS IST GLOBALISIERUNG?

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



伍爾利希·貝克

Ullrich Beck / 著

孫治本 / 譯



00857082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OPEN 1/15

全球化危機

作者 伍爾利希·貝克

譯者 孫治本

責任編輯 王林齡

美術設計 張士勇 謝富智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地址：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

電話：(02)23116118 · 23115538

傳真：(02)23710274 · 23701091

讀者服務專線：080056196

郵政劃撥：0000165 - 1 號

E-mail：cptw@ms12.hinet.net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 1999 年 9 月

初版三刷 2000 年 9 月

WAS IST GLOBALISIERUNG ?

Written by Ulrich Beck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The Commercial Press, Lt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新臺幣 250 元

ISBN 957-05-1580-5 (平裝) / 81224000

OPEN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OPEN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OPEN是一種平等的容納。

中文版序

我們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特色是日益增加的不安全、危險及嚴重的危機經驗。當然，其他的時代，例如歐洲和世界其他區域工業化過程剛開始時，也有這種情形。然而今日與我們有關的世界危機社會，其獨特之處在於：其危機及危險，乃本非所願地產生於所有想克服這些危機和危險的嘗試。各種不同的論爭清楚地顯示上述事實，例如有關人類所面臨的氣候災難的論爭、人類遺傳學的問題，或是以基因技術轉變食品性質此事所出現的知識與行為間的鴻溝；人、資訊和文化象徵在至今表面上還很牢固的民族國家界線間的流動，也顯示了這種情形。此一大轉變亦在「全球化」的概念下受到討論，並常有新的比喻如「流」或「風貌」被應用於對此一大轉型的形容，兩個比喻都顯示出這種運動和動力的無疆界性。即使我們先選出跨疆界的人口移動來討論，我們也有理由問：我們通常所使用的概念〔即「遷移」(Migration)〕是否還適合用來描述這種現象？遷移所指的人口移動，那些人或者在這裡或者在那裡生活，且其生活重心為其生活在其中之疆域國家社會所決定。問題是：國家乃至依疆域原則組織起來的國家範疇，其本身即在此一過程中改變了。許多人因此有理由相信，經濟、文化以及政治全球化最終導致國家之轉型及其解民族化（編註：「解民族化」請參考後文）。民族國家衰微的結果之

一是：移民越來越難清楚地歸類於某一種族範疇之下，卻能轉型成（移入國之）國家公民。移民有較大的困難和較少的興趣，去認同其遷出之地。「非此即彼」越來越清楚、明顯地受到了「既此又彼」的反對；這是說，在一定的的方式上，人同時生活在這裡和那裡。強大的跨國網絡和認同，形成於家庭、親屬系統和社群與政治生活中。

這些轉變涉及的不僅是統計學上的量。與百年前或民族遷移的時代比較，或許今天國家間的人口遷移並沒有基本的改變。經濟學家強調的也許是對的：經濟全球化的指標（例如國際貿易網絡）在今天並不比一八七〇和一九一四年間的時期高。然而與十九世紀末比較，今日的世界經濟網絡係立基於高得多的勞動生產力、所得、資本以及尤其是生態破壞之上。同時，世界經濟動力不再受疆界的束縛且發展極為快速。時間的全球化特別明顯地表現於金融市場，因為現代資訊與溝通技術使不同資本市場間的時間差消失了，貨幣與資本幾乎能在「純時間」中循環。全球化不僅使人愛恨交織（有勝利者和失敗者）且是無法估量的（可導致經濟奇蹟或崩潰）。全球化尤其可透過政治形塑和馴服。無論如何，一九九七年東亞危機的教訓是：我們需要一個全球金融體系的新秩序，類似於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協定，好遏阻以數據機的速度在全球獵殺（每天約十億美元）的投機行為。

解民族化同時也意味著：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整合和同化移民的能力明顯降低了。解民族化國家明顯地較難融合外來族群。不僅是金融流動，文化大眾產品和象徵、新聞和技術資訊都強化了國家的解民族化。使資本流動變得更快速的新技术，也使電影、偶像、象徵、「可能生活的想像」的流動變得更快速。

在東、西衝突結束後突然失去敵人的民主政體，對在民族國家和超民族國家制度（如歐盟、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架構下的國內和國際規則負有責任，然而這些民主政體需要能使其更新的新合法性來源。這些新的合法性來源，能使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的時代獲得行動和我展示成果的正當性。我們可以十分謹慎地說：西方國家在致力於人權時高舉國際政治道德化的大旗，為政治制度創造出普世主義的使命，這正可巧妙地填補上述正當性的空白。下述說法是一點也不誇張的：西方國家將在民主的十字軍運動中，以兩刃的利劍為世界自由貿易、為人權，也為本身的自我合法性而戰。

將政治自由的價值和權利實現於全世界，此一理想曾長期受到嘲笑，如今卻在國際政治的議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普世主義倫理的表象下，至少存在著兩種後國際政治新時代的輪廓：

其一是內政與外交間的古老規則和界線早已不存在了。西方和超國家組織在保障人權和世界自由貿易的旗幟下，公開且理所當然地介入其他國家從前被稱之為「內政」的事務。伴隨著經濟與倫理全球化新言詞的形成，民族國家現代的主權概念失去了意義，「全球責任」的行動則被開啟。

其二，在普世主義使命的表象之下，古老的帝國主義權力遊戲（國家間的顧問——委託人關係、石油利益、世界經濟競爭、地緣政治戰略）正重新上演。對基本權利的普世要求被視作高度合法的，與此相應的軍事干預（例如對前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也被視為是「無私的」，正因為如此，常常有人看不清的是，此種觀點最能使兩者（對基本權利的普世要求及軍事干預）

與帝國主義世界政治的老式目標巧妙地結合起來。

這樣的發展，會導致一個新的世界，甚或一個足以改變我們對「社會」的理解的世界社會嗎？或者，我們經歷的是一個過渡性的歷史危機？今天，在按照歐洲紀元第二個千年將結束時，上述問題必須被拋出和回答，即使對許多人而言這似乎只是一種千禧年的驚慌。在本書中，我們將以第二次、反身的現代的理論架構探討全球化。（編註：請參考「譯序」之說明。）這是說，全球化不能只被理解為民族國家間交互關係與作用的增強與頻繁，事實上，全球化持續改變了社會的內在性質：約定「社會」、「政治」之架構，本身就有了問題，因為疆域原則成了可疑的原則。更精確地說，假設的國家與社會等同關係被打破和解除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的貿易、工作和生活形式，不再於依國家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容器」中進行。

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可被視為是社會的解疆域化。經濟、政治和生活形式不僅可跨越邊界威脅古老的民族國家，它們也改變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凝聚狀態。越來越多的事情不但是同時發生，而且還發生於同一地，而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未曾對距離的萎縮做出準備。世界突然變得緊密，不是因為人口的成長，而是因為某些文化效應似乎必然會使所有的陌生者及遠方彼此接近。我們還可觀察到相反的現象：外來移民即使成為公民和鄰人，仍生活於文化的遠方、保留其陌生者的性質，甚至根本未曾離開藉傳播媒體支撐的「族群空間」，這類空間使外來移民繼續想像生活於虛擬的故鄉中。全球化的社會學意義是：固定於某個疆域中的社會時代圖像，兩百年來在大處和小處迷惑並激發政治、文化與科學的想像，如今，此一時代圖像解體了。與全球資本主義相應的是文化與政治全球化的過程，此一過程使疆域性不再是社會的建構原則

（從前疆域性還是文化知識的建構原則，我們所熟悉的自我及陌生者圖像均建基於此）。

上述情形的結果是，大多數人覺得自己缺乏因應的力量。這種我們所經歷的無力感，並非個人缺失的象徵，而是反映出現有制度的無能。我們必須重構現有的制度，或是發現一個可以建立全球時代共同生活和政治行為的新制度。然而，如果我們排擠或是否認全球化的挑戰，並使用第一次現代化、民族國家現代化藥方（更多的市場、更多的技術、更多的國家功能、更多的行政等等）來回應全球化，上述的目標就無法達成。這是因為全球化並非我們生活條件以外的現象。確切地說，全球化改變了我們自身生活的條件。是的，全球化是我們從現在起的生活方式。

我們生活在一個無距離的世界，此一事實的另一面是：資本主義模式、現代性模式都不是只有一種。資本主義有許多種、現代有許多種，但各種資本主義、各種現代間，必須建立起關係。這是西方現代性計畫自我批評的一步，西方的現代性模式早已不能主張其為最進步的或是唯一的現代性模式。歐洲以外的世界，係基於其自身的歷史和自我理解來界定，且不能再被視為現代性的反面或缺乏現代性（這種說法曾長久存在西方社會理論和學說自我表張的架構中）。在第二次現代中，世界上不同的文化與宗教經由不同的道路發展出不同的現代性觀念，這些不同的文化與宗教也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缺少某種現代性。因此，在承認多元現代的基礎上，全球化迫使不同的現代展開對話。我希望，本書能對此做出一些貢獻。

貝克(Ulrich Beck)，一九九九年四月於慕尼黑

譯序——貝克與解構的第二次現代

初識貝克的學說，是筆者負笈德國科隆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時。貝克與同樣出身於慕尼黑大學的哈拉迪爾(Stefan Hradil)及克瑞克爾(Reinhard Kreckel)，對傳統的社會不平等分析模式——階級與階層模式，提出了顛覆性的批判。貝克注意到德國社會「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現象，質疑階級與階層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存在於德國社會的真實度，哈拉迪爾及克瑞克爾，更分別建構出水平式的「社會位置」(soziale Lage)模式①與「中心——邊緣」模式②，欲取代垂直式的階級或階層模式。一時之間，「階級或階層社會的終結」，成了德國社會學界熱烈爭論的話題。這個非正式的慕尼黑學派，尤其受到曾紅遍德國社會學界半邊天的科隆學派③（之延續）的批評。

在科隆大學的碩士考試及波昂大學的博士考試中，筆者均曾處理過上述三位學者的學說。一九九八年暑假，為了本書之翻譯，筆者首度拜訪科隆大學的老師們經常批評其學說的貝克。一九九九年寒假，為了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執行，筆者分別拜訪了德國社會學會會長、曼茲(Manz)大學社會學教授哈拉迪爾，及哈勒(Halle)大學校長克瑞克爾教授。

從九年前開始研究這三位學者的學說，到親自拜訪、討論，筆者有一個想法：三位學者的

貢獻主要是一種解構的工作，亦即在概念上摧毀了那種清楚分明的階級或階層結構。近年來，有相同看法的德國學者，尤其著重提出支持此一說法的經驗研究^④。然而，如同所有具創意的思想家，在推翻了既有的理論架構後，總是試圖建立起一個新架構，前述的社會位置模式及中心—邊緣模式，就是兩個例子。

然而在思索新的社會不平等結構上，這個學派並不十分成功，就像筆者在科隆大學的老師所說的，有時實在不知道他們想表達的是什麼^⑤。這麼多年後，筆者的結論是：或許像德國這樣一個後現代社會，「解構」原就是其主要特質，所以，打倒一個（逐漸成為）虛擬的社會結構容易，在概念上建構起新的結構模式，則根本是不可能的。

「後現代」在德國並不是一個流行名詞，貝克更是認為該詞有語意學上的問題，而以「第二次現代」形容當今的世代^⑥。本書即是貝克為 Suhrkamp 出版社主編的《第二次現代叢書》中的一本。

如同貝克較早提出的個人主義化概念^⑦，本書在闡述全球化時代的解構、解中心化性質時，是非常成功的：社會與國家之等同不再存在，跨國社會空間紛紛形成，人可以同時生活在這裡和那裡；民族國家式微了，但卻須承擔全球化導致的問題，全球市場缺乏全球性政治力量的制衡，資本主義得以掙脫民主與社會福利的束縛；全球化導致民族國家的式微，然而地方卻在無疆界的時代再度興起，全球化與地方化實同時發生（此即全球地方化的概念），全球化帶來的因此不是全球大一統的文化，而是文化多元主義，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也可兼容並蓄。

然而貝克或許又重蹈覆轍了！在解構的全球化時代，貝克（無法避免地）想建立起一個新

的架構，此即本書的核心主張：「跨國家」（複數：Transnationalstaaten）模式。這是貝克心目中解決全球化的無秩序的不二法門，貝克並且認為歐盟有成為跨國家的潛力。貝克對跨國家的具體制度並無清楚的敘述，我們亦無法瞭解此一模式與德國政壇對歐盟的「超國家主義」期待有何具體差別。依筆者的詮釋，此一模式的特殊之處或許在於：跨國家之內的國家，是不具民族意涵的國家，國家成了純功能性的組織，而且還須與其他的跨國家成員分享主權，內政亦應是跨國內政。至於部分保守派德國政要心目中的超國家架構，雖亦主張德國可以放棄部分主權，但不必且不應該放棄民族認同。

貝克的超國家模式，是戰後德國部分人士後民族國家思維的延續，而歐盟也確實展露了一些後民族國家的性質。然而，歐洲絕非已進入了後民族國家時代，民族國家的功能衰退，並不代表民族主義的消沉。事實可能正朝相反的方向走，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的文明衝突，從未像今天這麼明顯；拿破崙時代以來，歐洲民族國家均勢vs.霸權的歷史幽靈，依然吞噬著歐洲的整合^⑧。

當然，貝克並非天真的樂觀主義者。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任選的沒落：歐洲的巴西化，便以近乎卡通的手法，描述出歐洲可能的最糟結局；貝克也曾親向筆者表示，越來越嚴重的種族衝突，可能是歐洲的未來。在特地為中文版寫的序言中，貝克從西方國家對塞爾維亞的軍事行動中，一方面看到了他所主張的普世主義民主與人權觀的實現，一方面也提醒我們此一行動背後的帝國主義企圖，這都顯示出其一貫的對同時存在的矛盾事物的洞察力。

今天我們的問題是，在一個疆界無法限制人口、資本、文化、象徵流動的世界，在一個極

端多元化卻仍不失宰制性力量的時代，在一個想像力發達到驚嘆號不再存在、問號卻無法去除的社會，以及所有其他同時存在的矛盾趨勢，新秩序還有可能出現嗎？在解構的第二次現代，亦即全球化的現代，任何建構性的嘗試，都將是徒然的嗎？本書中譯本之所以命名為「全球化危機」，理由即在此。

非常感謝政大社會系主任顧忠華教授的介紹，及台灣商務印書館的支持，使本書中譯本得以問世。亦感謝貝克的高徒周桂田博士，於筆者最近兩次赴慕尼黑時的熱情招待。希望本書不但能在本國人民對全球化的思索中，激起一些漣漪，亦能使台灣知識界在哈柏瑪思(Jürgen Habermas)和魯曼(Niklas Luhmann)之外，認識另一位德國社會理論家乃至一整個有趣的學派。

孫治本，一九九九年於新竹—科隆

① Stefan Hradil, *Sozialstrukturanalyse in einer fortgeschrittenen Gesellschaft - Von Klassen und Schichten zu Lagen und Milieus*, Opladen 1987.

② Reinhard Kreckel, *Politische Soziologi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 Studienausgabe, Frankfurt/M. 1997.

③ 科隆大學的社會學研究中心，是德國第一個社會學研究機構（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德國第一個社會學教授的位置即在科隆大學設立。從一開始，該所即致力於引進英、美的經驗研究方法；戰後，科隆學派是德國社會學界主要的學派之一。然而隨著經驗研究方法在德國社會學界被普遍接受，此

一學派不再具有顯著的特性，學派的稱呼也因此逐漸消失。然而，該所發行的《科隆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期刊》(KIZSS)歷史最久，至今仍是德國最重要的社會學期刊。

④ 一些學者所做的經驗研究，即試圖指出經、社條件與生活風格之間不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例如 Jörg Blasius/Jochim Winkler, Gibt es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Eine empirische Überprüfung der Bourdieuschen Theorie, KIZSS. 41. Jg. 1989, Heft I, S. 72-94。

⑤ 哈拉迪爾即親自向筆者表示，「水平式的平等」並不是一種恰當的形容，其「社會位置」模式的具體內涵，亦仍只是一種概念建構；克瑞克爾亦對筆者說，其「中心——邊緣」模式，在他後來的理論發展中，未必佔主要地位。

⑥ 見本書第二章。

⑦ 貝克的成名作《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86)的第五章，即討論到個人主義化。其後，貝克又編了兩本討論個人主義化的書，分別是 Ulrich Beck/Elisabeth Beck-Gernsheim (Hg.), Riskante Freiheiten, Frankfurt/M. 1993; Ulrich Beck (Hg.), Kinder der Freiheit, Frankfurt/M. 1997。

⑧ 參閱拙著，《世紀末解構的歐洲——後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限與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當代》第一三九期，一九九九，頁八〇——九三。

前言

本書意欲精確、清晰地介紹全球化討論的曲折性——關於它的剩餘價值、多重意義及很少被釐清的各種面向；本書想發現及避免思考上的陷阱，尤其想循此途徑開啟對於全球化的政治對策的視野。本書的中心是一個雙重問題：何謂全球化？以及如何政策性地形塑全球化？

目前已有兩本與本書相關的討論集問世，這兩本集子藉著「古典」和新的論文記錄，展現了關於全球化的不同議題、結論和爭論。它們是：

《全球化政策》(*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世界社會的諸種觀點——爭論、衝突、矛盾》(*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 Kontroversen, Konflikte, Paradoxien*)。

兩年前我開始這三本書的編纂工作。這三本書的完成，要特別歸功於一九九五／九六年冬季學期我在英國威爾斯卡爾迪夫(Cardiff)大學進行的研究教授工作。如果不是有與 Barbara Adam, Martin Albrow, Jörg Dürschmidt, Anthony Giddens, David Held, Scott Lash, John Thompson, Robin White-Grove, Helen Wilkinson, Brian Wynne 以及許多其他人的討論，特別是與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引人入勝的討論，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此處要向所有這些人致上誠摯的謝意。

全球化危機 / 伍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著
；孫治本譯.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
，1999[民88]
面；公分. -- (Open；1：15)
譯自：Was ist globalisierung？
ISBN 957-05-1580-5 (平裝)

1. 未來社會

541.49

88004980

目次

0 2 5	0 2 0	0 1 1	0 0 2	0 0 1	0 1 3	0 0 7	0 0 1
第二篇 何謂「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的衝擊	第二章 民族國家失去了主權該怎麼辦？	第一章 虛擬納稅人	第一篇 導論	前言	譯序——貝克與解構的第二次現代	中文版序